

沙海日记

王 鹏 久





响吧，驼铃

叮咚，叮咚。

响吧，驼铃。

向沙海进军，行色匆匆，
一串骆驼，一串长龙。
迎着月落、日升、风鸣；
踏着石砾、荒草、沙峰……

叮咚，叮咚。

响吧，驼铃。

去沙海扎营，昼夜兼程，
一只骆驼——一辆载重汽车，
驮着测旗、罗盘、标杆，
驮着书籍、锅灶、帐篷……

叮咚，叮咚。

响吧，驼铃。

我们是豪迈的开泉战士，
驼铃是我们心声日夜响动。

每一声，都伴着北京钟声震荡，
每一声，都随着草原晨曲传送。

叮咚，叮咚。
响吧，驼铃。

在茫茫沙海昏暗的过去，
驼铃只摇着牧民的一片梦境。
今天，驼铃将牵来百里甘泉，
送给沙海千里绿树，百鸟欢鸣！

响吧，响吧，驼铃。
叮咚，叮咚，叮咚……

我听到水泵隆隆欢唱，
我听到一湾流水淙淙；
水泵声里机器转动；
流水声中羊奔马腾……

呵！弦子上的传说

远来的战士坐满了牛粪火旁，
三碗热奶，已使满房的笑声发烫；

酒酣面热的老阿布①抱起了马头琴，
把一个古老传说向客人歌唱。

他唱起草原遥远而美丽的过去，
唱着……一个名叫彩练的姑娘，
姑娘有一条七彩透明的头纱呵，
象云一样轻盈，花一样芬芳。

每天，彩练赶着羊群来到河边，
一边唱着牧歌，一边浣着碧浪，
七彩头纱溅起一片片晶莹水花，
化作雨丝，化作露珠，从天而降。

饱了庄稼，肥了牧场，壮了牛羊，
草原，托起一轮自由与幸福的太阳。
姑娘含笑把长纱搭上云头呵，
一道彩虹，便飘闪着绚丽的光芒……

啊！惹来一个骄淫狂暴的风魔，
卷沙箭石雨，砸烂了大地、穹苍！
万丈黑牢，囚住了坚贞的彩练，
夜深月冷，常听见她在地下悲唱！

贫瘠荒凉的沙海盼了朝朝暮暮，

①阿布：蒙语，即爸爸。

盼望有一把神剑劈开那地底牢房，
让彩练姑娘重抖彩纱，
架起那座通向天堂的桥梁……

古老的传说这样美丽而忧伤，
如泣如诉，翻动着人的肝肠！
琴弦上流淌的何止是滚烫的泪珠，
那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在闪亮……

豪放的连长猛一把推开包门，
大声宣告：神剑，就在我们手上！
老阿布深情抚摸着乌亮的钻机，
笑了！笑了！皱纹里荡满春光……

红 柳

谁说：树怕干，花怕旱，
没有水的地方永远没有春？
同志，请看沙海这丛丛红柳，
是在什么气候里长，什么环境里生！？

生她的，是千尺沙砾；
养她的，是暴雪狂风；
照她的，是炎阳流火；

浇她的，是沙雨倾盆……

在呼啸的风涛里摔打，
摔打得花红、叶红，
在咆哮的沙浪中磨炼，
磨炼出红枝、红根！

哪里干，哪里就有她的笑容；
哪里旱，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红柳把一个灿烂的春天呵，
揣在怀里藏在心……

啊！根在最贫瘠的土地上扎下，
它啊，才有最强最韧的生命；
啊！花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开放，
它啊，才最红最美最感人……

我高唱着一首红柳的歌，
抑不住一腔滚烫的豪情；
这沙海中的一丛丛红柳，
多象咱开泉战士的化身……

早春第一枝

四月，沙海，早晨，
还没一朵花开，一声虫鸣，
只有阳光，照得沙漠无边无垠……
春天哟，象一群羞涩的女孩儿，
藏在蒿棵，岩缝，砂粒里，
谁也不肯最先露出笑容。

瞧：地平线上一棵白杨，
绿了，迎着乍暖犹寒的风。
轻得象一抔绿烟，
淡得象一朵绿云；
摇着，摇着，象一块绿纱，
祝福着远行的人……

是谁点燃了这春天的讯号？
向春风春雨宣告：放行！
看树旁，一堆篝火的余烬，
还能拾起几缕灼烫的歌声；
看树下，一行蜿蜒的脚印，
还闪烁着汗珠儿晶莹……

呵！一队金色骆驼哟，
载着一群风尘仆仆的士兵在行进，
测镜闪闪，测镜闪闪，
映着一颗颗，一颗颗红五星；
测杆摇摇，测杆摇摇，
摇着一声声、一声声驼铃……

呵！四月，沙海，早晨，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春天从塞上响着笑声走来，
召唤着沙漠的每一个生命！
勘水战士的第一汪汗水哟，
染绿了，第一枝春……

无名烈士墓前

没有盈盈青草把你环衬，
没有静静桦林伴你安睡，
只有苍穹一顶、沙石一片，
仰天长啸的大风日夜横吹。

铁青的石碑，穿出土层，
指着八百里瀚海，象一只手臂！
而那颗深深嵌着的红星，

分明是一汪碧血，流出眼内……

无名的烈士啊，九泉的英魂，
你为什么如此忧心如焚？
啊！你曾为贫瘠的戈壁疾呼啊，
声声呼唤着：水！水！水！

当年，沙漠剿匪，负伤马背，
石砾荒滩上，生命垂危。
当路旁一个干渴的小孩捧起一泡马尿，
你呀，潜然涌出满眶泪水！

你把军壶里的最后一口水，
给了那弱小的生命，那干裂的胃！
而你，却一头倒了下去，
双臂紧抱这块血染的沙碛……

埋不死的拳拳赤子之心啊，
年年岁岁，你焦灼地望着雁去雁归，
你多想一梦醒来惊看遍地泉水，
逗得羊奔马跑，花娇柳媚……

啊！今日，作为一名祖国士兵，
而对着你，我知道：我有愧！
我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给你，
我，只有一滴滴灼湿的泪水……

但我要告慰你：我的先辈，
我的钻机，将要把沙漠重新描绘！
明天，我们会用牵牛花朵掬满甘泉，
敬献给你。和你一起，干杯！

沙海“战船”

茫茫沙海，是金色的大海，
金色波涛汹涌，金色浪花飞溅，
飞沙走石象鱼儿你追我赶，
珊瑚般的红柳浮动在波谷浪巅……

我心爱的钢铁钻机呵，
就屹立在金色的大海中间，
迎着四面八方风雨雷电，
象劈波斩浪的威武战船。

铺满阳光，洒满月光——
宽宽的钻台是钢铁的甲板，
每颗螺钉都经过沙浪石涛的锤炼，
钢筋铁骨压平万顷狂澜。

雨打不歪，雷撕不烂——
巍巍的钻塔是高扬的风帆，

每根经纬都经过狂风暴雨的洗礼，
昂首挺胸撑起万里海天。

灼灼的塔灯是桅灯闪闪，
穿云破雾，折断多少霜刀雪剑！
钢丝拉缆是长长的锚链，
寒来暑往，撞碎无数沙海浪山！

呵！钻机——我的“战船”，
一副铮铮铁胆，浑身豪气凛然；
马达轰鸣，是你降龙伏虎的宣言；
钻杆飞闪，是你刺向海底的利剑！

呵！钻机——我的“战船”，
满载着春风万里，歌声一片；
举臂相迎的，是奔腾的沙海，
招手相送的，是绿色的港湾。

载走了无羁的千里狂风，
载走了翻滚的沙浪滔天；
你用钢的力垦雷的意志耕耘沙漠千顷，
道道银渠，是你闪光的航线……

沙 海 日 记

风涛沙浪，裹去了沸腾的一天，
帐篷里点亮了干牛粪的火焰；
是谁，吹起了悠扬悦耳的竹笛？
是谁，拨响了清如流水的琴弦？
把我的思绪，带得很远，很远……

我想，等到光辉的二〇〇〇年，
这茫茫戈壁，该是一幅怎样的容颜？
呵！它一定会变成一只大花篮。
我祝福，生在那个时代的孩子，
小公民呵，你们不会想到今天？

当你们在喧闹的柏油路上行走，
你们可会想到，这儿曾是沙碛一滩？
严冬，我们顶着冰碴雪花勘察，
盛夏，我们冒着酷日火团打钻。

当你们在宽敞的天文馆里上课，
你们可会想到，这儿曾是狂风漫天？
它会一夜三次掀飞我们的帐篷，
它把沙尘塞满我们的鼻孔耳眼。

当你们在溢香的葡萄园里采摘，
你们可会想到，这儿曾是千古干旱？
一碗水，要用它淘米、刷牙、洗脚，
我们哟，多少回咽着盐水干菜进餐。

当你们在辉煌的大剧场里联欢，
你们可会、可会想到啊——
我们也曾象你们那样激情、浪漫：
收工后，倚着帐篷唱歌、下棋、画画，
有空，伏在床后写首诗，寄给妈妈看……

呵！我们的子孙一定不会忘记现在，
就象我们从没忘记过草地、雪山！
那时，请你们在舞台上大声朗诵吧，
——这页写在牛粪火旁的日记，
今朝，它记载着一个战士的心愿！

野 餐

静静的沙谷，细细的小河，
走来一群热汗淋漓的小伙：
——勘水路上开野餐呵，
搭三片石块，飘一支山歌。

向太阳借一束引火，
从小河舀一壶清波；
用牛粪作一炉干柴；
开背囊拿一把乳酪……

巨岩是灶哟，深谷是锅；
天地间点一簇欢欢的篝火；
枣枝做筷哟，石榻是桌；
我们邀红柳、马莲同来作客。

呵，饭盒里飘起一朵朵白云，
烤馒头煨起一层金黄的甲壳；
煮沸的奶子散发着诱人的芳香哟，
飘满了沙窝、沙壑……

黄羊翘望，流下涎水；
野兔偷闻，一劲咂舌；
哦！来吧，我亲爱的小伙伴，
来一起分享这甜美的生活。

莫道风餐露宿又苦又累啊，
劳动给人最好的胃口，最大的欢乐，
不信，请听战士这野餐的笑声，
多象小河荡漾着春波……

草原，有一颗彩色灵魂

在我们“家”——几座沙海帐篷，
有一个独特而别致的“家风”，
——每人每次探家归来，
都要捎回花籽一包或花苗一盆。

不管你是在秀丽的南海之滨，
还是我在苍茫的北方山城；
不管是珠江儿郎、瑶山子孙，
大家都热心地执行这条“军令”。

盆地回来的带着仙人掌；
深山回来的带着牵牛藤；
湖畔回来的带着金勺药；
森林回来的带着映山红……

粗犷的大兵在花儿面前，
竟也变得姑娘般细腻而柔情，
日日夜夜为它防风、挡沙、遮荫，
精心哺乳着这群美丽的生命……

任一次次疯狂的风暴掀飞篷帐，

却从不允许打碎一只花盆；
任一次次干裂的嘴唇咬碎血珠，
也要把最后一滴水浇进花根。

呵！抽了芽，放了叶，含了苞……
呵！红的喷火，黄的亮金，白的闪银……
于是，战士家前家后仿佛有蜂歌蝶闹，
活象汇合了神州山水之春……

难道仅仅是为了点缀生活？
不！是为了这儿有一颗彩色灵魂！
待明日条条清泉遍地欢唱呵，
草原的青春，将繁花似锦……

八月，汗在沙海流

拣颗沙粒子——能点烟，
掏个沙窝子——能烧蛋；
千里一片：火！火！火啊！
好一个，八月的戈壁滩。

烤焦了红柳烤蔫了草，
烤肿了脚掌烤破了脸；
就是有一个活的源头烤不干哟，